

学术空间

赵孟頫、王铎离“钟王”有多远？

■ 白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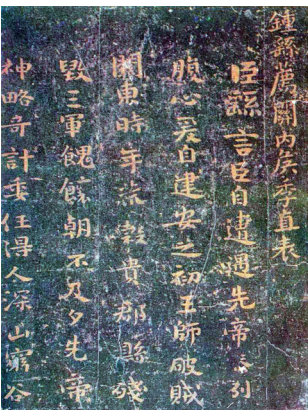
赵孟頫与王铎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两位大家，但两位又因出仕元朝而降清而成为贰臣，为同世及后代诟病。早先，赵孟頫与王铎作品大展在北京与浙江两地同时开展，趁此机会撇开书法的社会学因素而纯粹从本体角度讨论一下两家的书法特色，尤其在两家学习魏晋“钟王”书法上的得与失做一些浅现的对比。

以“钟王”书法为代表的魏晋书风，特征是潇洒简远。魏晋文人倡导玄学，不以成法为束缚，主张隐逸而自我。此期的书法风气，因由汉而下，骨力强健，古意犹存。而“钟王”之不可测处，则在用笔与结字章法由古法而变新法的不可捉摸性与丰富性，即隶意尚有遗留，而用笔新法渐趋明晰。这种既古又新的特征往往成为后世学者学习魏晋的瓶颈，因为若从新式的角度间入魏晋，如赵孟頫，则古意与变化多不能及；而如从变化的立场体验魏晋，如王铎，则往往多见突兀与标拔个性，而那份古而远的意境则会随着毛笔笔势与体的展开而忘乎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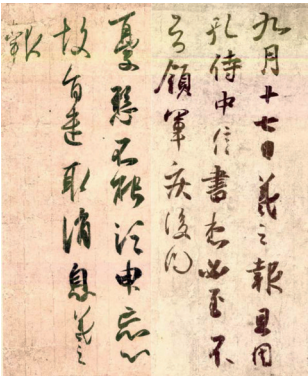
钟繇与王羲之在书法史上并称“钟王”且为魏晋书风最具代表性的两位大家。作为楷书的创始者，钟繇书法古意幽远，结构多不定式，而法度谨严。王羲之学钟繇，曾临有钟繇数件，并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记有“……又至于下，见钟繇梁鹤书……始知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卫夫人为羲之师，钟繇则为卫夫人师。羲之虽比钟繇晚百余年，但学脉相承。如果说钟繇的创造主要在楷书，王羲之则在行草，而行草开今体书法使转之便，功劳非羲之莫属。故如果我们说钟书萧散玄远，王书则是潇洒简远，这自是因书体不同而导致用笔变化、意境差异的本因所在。

“钟王”书风虽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即两家皆不定于规矩，用笔结构没有标准化的模式。因为不定式，故而见变化；变化又玄奥简净，故而深远莫测。赵孟頫与王铎皆自称力学魏晋的两大家。他们的临古与创作的确也得到了魏晋书风一定的感觉，但细细对比与分析，窃以为赵孟頫、王铎与“钟王”间尚有一定距离。如果说赵书得到了平和简净，而缺少魏晋的萧散与潇洒；王铎似乎正相反，他的摇曳多姿与跌宕纵横虽不能萧散，但潇洒却有过之。不过，王铎过于繁琐缠绕的使转与牵带，则在某种意义上说与魏晋的玄奥简净背道而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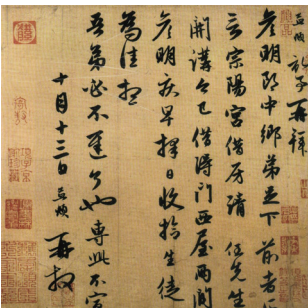
赵孟頫所处时代离魏晋已有千年。但“钟王”之法代代相传，尤其是“王书”，尽管各代各家皆有所发挥或变异讹传。对于唐宋人的拓展与张扬，赵孟頫其实多不以为然，故其观念及实践努力直接魏晋。元杨载《翰林学士赵公状》即记：“公性善书，专以古人为法。篆则法《石鼓》、《诅楚》；隶则法梁鹄、钟繇；行草则法逸少、献之，不杂以近体。”应该说，赵还是有一定眼力的。但毕竟“钟王”书迹历经千年，真迹已难寻觅。赵孟頫所能接触到的其实大多也是宋代刻帖及唐宋人摹临之作。今见其《兰亭十三跋》，针对的是定武石刻本而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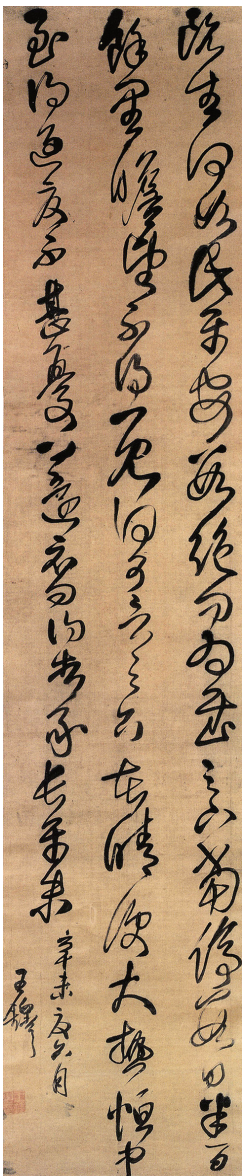
苻季直表(局部) 三国 魏 钟繇



孔侍中《忧思帖》(摹本) 东晋 王羲之



宗阳宫帖 元 赵孟頫



临阁帖轴 明 王铎

冯承素摹本。他鉴定为真迹的《快雪时晴帖》《七月帖》《大道帖》等，也是唐宋人摹本或临本。所以，赵孟頫对于“王书”的信息接收显然不能是直接的，而且，从其鉴定有误的事实看，赵孟頫对于“王书”实质的理解其实并非至深。

赵孟頫对魏晋古法见识与理解的局限除却客观上不能见到王书真迹的原因外，其实，最根本的因素，还是主观上迎合朝廷及由此衍生的他对书法美的认识。在其著名的《兰亭十三跋》中，他提出：“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

易。”在他心目中，用笔永远是第一位的，而结字仅仅因时相传。这样割裂地看待用笔与结字，或许正是为其迎合朝廷平和守正的价值尺度找注脚。这也注定他某种程度上不能鉴准“王书”，对宋以来尚意书风不屑一顾，因为他心目中的晋人之古是朝廷所要的那种温和而守法的样式。这无意中让我们想到，初唐时期太宗手上这般多的王羲之真迹，近臣如虞、褚、欧几家想必也亲历过不少，但太宗却要求大臣们学相对平和的《兰亭序》，而对王书中那些“龙跳天门”的感觉于不顾，使初唐的书法景象局限在守法与守正的格局中，或许这正是历史的重叠。

王铎与赵孟頫的节点有所不同。作为明末入清的书法家，王铎降清已在他晚年。在此之前，王铎与好友黄道周、倪元璐等都高举浪漫主义大旗，将书法的大气与纵横和盘托出——在用笔上，极尽连绵与缠绕，似乎一口气想写到歇斯底里，且笔力劲健；结构上，近乎肆意地摆动身姿，以迎合那根跌宕的线条。为了更加恰当地写大，王铎似乎觉得“二王”还不够用，于是索性直接取用米芾大字的狠劲及结字上的大疏大密，加之张芝《冠军帖》的大草意趣，实现着宋元以来取法魏晋而又标拔志气、张扬个性的目的，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对“二王”书风的拓大与拓展。

王铎法钟繇，见于其楷书。其小楷《登金门山绝顶诗帖》虚灵随和，钟意明显。王铎大字楷书虽从体势上多颜柳，但其不拘于正的方式正是钟繇遗风。王铎有时在楷书中间掺杂异体，说明其欲打通篆隶楷书的意愿与欲望。在一些行楷作品中，王铎笔性中加入了“二王”意趣，而结字更见灵活。不过，王铎在融入米芾率性与收放有节的结构意识的同时，却无意间也在抛弃着魏晋的萧散与简远，这点是极可惜的。其实，王铎小字临《集王羲之之书圣教序》及其他魏晋书法及自我创作，虽也渴望着摇曳摆荡的表现，但用笔结字尚不及繁琐，这种控制力甚至在其横卷及大轴的纯草书书写中也保持着一个度，但一俟以米法行书大写时，笔画却终不及简省。这是王铎的致命弱点，同时也是明末清初书家共有的问题所在。与入清的另一位书家傅山比，王铎的繁琐与缠绕尚见姿态，但与两位为朝廷献身的朋友黄道周与倪元璐比，王铎的大字有失“雅”致。

赵孟頫与王铎并不是同一类型的书法家，尽管他们都有人格上的“贰臣”污点。赵孟頫平和守正的审美观处处体现着朝廷对文人的意识把控，是一种无奈的政治选择，也是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王铎的创造在其50岁前后已臻成熟，尽管其降清也是出于时世无奈，但他最后的人生烈焰仍燃烧在书法之中，或许这是在辱骂声中的发泄，或许是其人生的最后挣扎与寄托。所以，同样以宗法魏晋为方式，赵孟頫走向了平和，安然稳稳地度过了他的大部分贰臣生涯；王铎则选择了发泄，将生命的休止符写在了书法之中。

书坛精英

始是金丹换骨时

■ 黄惇

当你走进这个展厅，沉浸在金丹书法篆刻作品的浓郁氛围之时，一定会想起一句耳熟能详的诗句：“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这首诗出自宋代书家黄山谷之手，后面还有两句：“谁知洛下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原来，诗是赞美五代书家杨凝式的。意思是说一般死学《兰亭序》面貌的人，以为苦学《兰亭》，便似得了仙药金丹，可以脱去凡骨，然而却转去转远，只能得其皮毛而已。而杨风子得其神髓，若即若离，离合之间，下笔便到了《兰亭》的境界。以后“无金丹”之说竟成了书法学问中的一个典故。换言之，得皮相者无金丹，得神理者有金丹。故董其昌尝言：“右军以后，杨景度深得神理，唐人以密伤韵，以媚伤骨，去晋法远矣。”

不过，在这里却有了一位真实的“金丹”。因为他从小热爱书法，所以这首诗深深地影响了他人的人生轨迹，并由此走上追踪前辈而发愤成为书法家的道路。上世纪80年代末他考入南艺书法大专班，再数年考上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十几年后，他已成长为南艺美术学院书法系主任、教授、博

导。“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些年中，他多次在全国书学讨论会获奖和获得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他关于清代碑派书家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的学术研究深入系统且具有批判色彩，在书学史和印学史的许多领域也多有发现和阐述。不用说，若非学术界公认，是无法获得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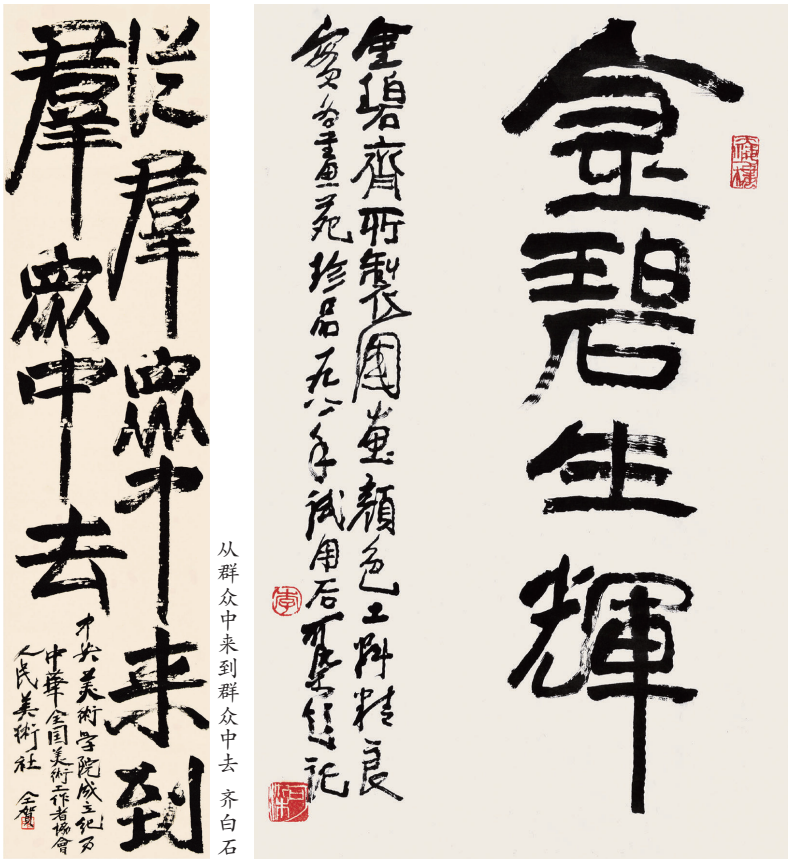
我曾学金丹的老师，我知道学术成就并非是他的全部。在书法篆刻的创作实践中，他也一样胸有成竹，并因此成为他学术研究的重要支撑。这个展览正是金丹展示给人们的另一面。请看看其书如急雨旋风，其楷书如谦谦君子。激越时散锋破毫皆成佳构，沉静时长篇千字精气贯一。你或许能看到王羲之、王献之、杨凝式、王铎、傅山等多家的影子，却又不同似之似，混融无迹。所谓妙在能合，神在能离。如老米之“集古字”、禅家之“百衲衣”。他的篆刻亦能自成家数，平正中寓奇崛，石痕外见笔意，取法与无法都能得心应手。闻其一日能刻数十方印，此速令我感叹不已。

金丹为人沉默寡语，同学朋友聚会，酒酣耳热时相与剧谈争辩，不太会听到金丹的声音。然若在讲台之上或学术研讨会上发言，他则铿锵有力，条理清晰，多一句废话也没有。不鸣则已，鸣必如掷地有声。然以我察之，沉默寡言只是他的外表，内心则有热血沸腾的另一面。前者理性，长于思考可做学问；后者感性，长于艺术有创作之才。两者合之，如鲲鹏二翼，可高翔远飞。古贤云：“默如雷。”又云：“沉默是金。”用之论金丹和他的书印，君看是否恰到好处？

进入壮年的金丹，正蒸蒸日上，在书印的风格形成与变化上，都有着许多上升的空间。如今之书坛喧嚣尘上，热闹非常。凡有志于此者，都知道宁静致远的道理，金丹有今日之成就即在懂得静默的意义，更知道无数个寒灯下苦读的价值。但是，还有未来，是金子在尘埃中总会发光，因此且将今日之展览当作人生里程的又一个起点，是最好的选择。于是，我想到了陆游以黄山谷那首诗作典写下的另两句诗：“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



承家奉母联 徐悲鸿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齐白石

金碧生辉 齐可来

弘仁《黄山图诗》(行草) 32×120厘米 2017年 金丹